

# 生活知識

週刊

第十二號



我們要吃飯 | 沙兵

論目前的工會  
上海市三區絲織業工友告各界同胞書

救救後方同溫

給上海工友們

的失業工人！

一支重慶來的失業軍 (守恆)

來滬途上 (王友仁) · 告各界人士書

谷部長對工人的講話 · 一場美麗的夢 (祝慶)

重慶大渡口的血案

大渡口鋼鐵工人向全國各界控訴 · 兵工廠響了槍 (純靜)

二萬土木工人出費示威大遊行

人力車夫的罷拉

上海醫療器械製作所工人請求復工的經過

江南通船所罷工紀要 (伯修) · 代表拋棄了我們 (昌玉)

職工運動大事記

願中工會成立大會小記 (李民華) · 團結才有保障 (申工)

來件

業純靜

澄友

中時

本社資料室

大江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 蘇聯不再上當了

近來東北的蘇軍撤退得很快，現在在長春的軍隊只有三千人了。他們預備在四月底完全撤完。四月六日蘇聯

馬元帥的參謀長通知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董彥平說：「蘇軍將於四月底把軍隊完全退完，以符合蘇聯官方公佈的聲明。」但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却代表中國政府要求少量蘇軍仍留守着不要撤退；叫他們等到蘇聯軍隊到後再走，但是蘇聯拒絕了。因爲，過去蘇聯本來老早就該撤退的，後經中國政府的要求慢慢撤退。結果反被咬了一口說，蘇聯是「帝國主義」，要強佔東北。一些陰謀家更大吹大擂地說蘇聯是「反蘇反共的資本」，所以這次蘇聯不願再上當了。

### 伊期問題解決了

近來國際間最爲驚人的伊期問題，總算解決了。

本來伊期問題，實在用不到這樣大驚小怪，本刊在十九期裏，也老早講過；重要的問題多得，但他們還得攪伊期問題，說穿了還不是和蘇聯扯過。在這大聯合國安理事會一開始，蘇聯代表馬爾米柯就提議不要討論蘇伊問題，因爲蘇伊問題蘇伊自己會來解決，用不到小國大做，拿到安理事會來討論。可是英美二國領了頭，來勢汹汹地想吃蘇聯，連蘇聯要求延長到四月

十日再討論這個問題都不答應。結果蘇聯只好不出席會議，表示抗議，因此安理事會也就擱起來了。現在事實證明，蘇聯的意見是對的，因爲在四月四日，蘇伊已簽訂了協定，於是這陣國際間的風浪也就平靜了下來。

據說協定內容包括三點：

- (一) 伊期境內留駐的蘇軍，於本月二十四日起開始撤退，在四十五天內完全撤光。(二) 伊期國會在七個月內通過關於設立伊蘇合辦公司，以開發伊期北部油田的條約。(三) 亞塞爾拜然省的自治問題，純係伊期國內問題，應由伊政府依照該國憲法處理之。

### 漢奸應該由人民來公審

中國天字第一號的漢奸陳逆公博在蘇州高等法院開審了，人民切望着的審判漢奸問題，總算勝到了這個四月五日的一天！據說法庭定十二日下午四時宣判，我們老百姓們自然是在拭目以待，究竟這個罪大惡極出賣民族的漢奸會得到怎樣的處置？

然而這個千萬人民所指的「天字第一號漢奸」，在他本人好像還不承認是漢奸呢？還提出了什麼「八年的遺憾」？什麼「自白」？說什麼「和平運動」還是救中國呢！

不過在他的這篇所謂「自白」里，除了自說自話的自作辯護外，就是特別強調了「反共」，陳逆說：「重慶劃共，我也劃共，重慶不劃共，我還要劃共，日軍不劃共，我還要劃共。」陳逆把自己說成了一個反共專家了，他實在也沒有什麼方法來掩飾他的罪惡，只好把反共來勾引一部分反動的頑固派，企圖挽救他們的同情，

擺脫自己的罪惡。但這個企圖是不會成功的，因爲今天中國的情形不同了，老百姓已經覺悟起來，不會再像從前一樣被牽着鼻子走路。目前雖有一部份反動派，在作着種種阻撓，可是力量已經大不如前了，全國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向，是誰也不能動搖的了。

陳公博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大唱其反共的高調呢？因爲他看到中國當前的局勢對他們很有利，像國民黨二中全会和參政會的反民主勢力的囂張，東北問題的緊張，敵偽殘餘認爲有機可乘，於是進行挑撥，企圖製造內戰，他們就可以死灰復燃了。所以我們要從這次審判漢奸中得到警惕，全國人士應該加緊和平民主團結的事業，不要使漢奸們得計，不要讓中國人民再喝內戰的苦水！

同時我們認爲審判漢奸應該要人民來公審，讓人民自由控告，因爲在八年中は吃盡了漢奸們的苦頭的是人民自己，所以只有由人民來公審才是最澈底的辦法，才能最公平的處置漢奸。

### 趕快調處東北問題

最近的東北問題，還是攪得頭昏腦脹，北平調處執行部爲了調解衝突，特地派去了四個小組，但至今還沒有能正式執行調處工作，軍隊仍在打仗，並且打得還很厲害。共產黨說：「國民黨軍隊不斷開入東北，以全力對共軍及地方人民軍進攻，從事破壞東北停戰的努力。」而國民黨說：「中共抗議國軍開入東北，毫無理由。」據報上說：「東北停戰令將發表。」但至今還沒有下文。所看到的還是國軍坐了美國軍艦開入東北，現在已裝有七個軍了。政府仍要

# 論目前的工會

祁華

跟着戰後工運浪潮而起，各業工會相繼成立，普及全市。這是十八年來空前的。

這些工會的產生：有的在敵人統治時期，就有地下活動，當敵人投降時，他們立刻開起來，日以夜繼的在敵偽槍刀下，保衛工廠機器和原料的鬥爭中建立起來；有的在購買國旗，放炮仗歡迎國軍，慶祝勝利中建立起來；也有在要求保障職業，改善待遇過程中建立起來。總之，職工們從爭取民族利益和切身利益的奮鬥中組織了自己的工會。

這些新工會有些什麼特點呢？(一)有堅強的領導機關。領導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的。他們沒有自稱「領袖」，只知道吃自己飯，為大家做事，有時還得受氣。他們從實際行動中取得羣眾信任和擁護。(二)有民主作風。工會進行的事，尊重工人意見。有經常的會議制度，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改正錯誤的決心。(三)有着統一的團結。不分車間和部門，在業和失業，工人和職員，處處表示「一家人」。有人挑撥老工人反對新工人，或另雇新工人開除老工人，都遭到工會有力的回答。(四)舉辦職工福利事業。處處關心羣眾利益和要求。只要合理而能辦得到的，都能盡力去做。除關心工資外，還辦了很多的福利事業，如四區機器業工會診療所，申新工人夜校，頭中工人俱樂部，電力工會的會報等。(五)工會經濟賬目是公開的。工會按時向會員報告收支狀況，會員有資格檢點。總款和較大的開支，經過會議討論。收費不使工人負擔過重，開支直接化在工人事業上。(六)建立了勞資協調的關係，實現了「工友生活保障，老闆有利可圖」的原則（如法電工會等）。總之，新工會真正做到了民主的，統一的，勞資協調的，舉辦職工福利事業的組織。

但是，目前工會組織發展非常不平衡的，因而還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究竟原因何在？具體表現在那裏呢？

第一，還有許多工人沒有組織起來。當然不是職工自己不要工會，而是還在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存在着某種等待心理。或感到當局法律條文限制，不了解組織工會，謀取福利是職工自身的事業，而政府條文是為人民而訂，不是限制人民的，何況蔣主席已宣佈了四項原則，因此，自己還要起來爭取。同時，其他工會和工運同志，還沒有友愛的幫助他們。特別，現在總工會整理委員會沒有負起責任，真正有威信的上海總工會尚未產生。因而這些職工們依然站立在工會大門之外。

第二，以前一向沒有工會的，在最近工運浪潮中自動組織起來了。但由於缺乏堅強的骨幹和工作經驗，某些工會中時常發生無原則的吵嘴，有時光要求經濟，其他不談。按其原因，主要在於工會辦事，尚未正確的應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會把會員意見讓大家發表出來，經過大家討論，得出

以武力解決東北，所以執行小規模就不滿執行任務了。看樣子政府是想在延長時間，多從中共手裏「接收」些地方，造成些既成事實，然後等馬歇爾特使來了再調解，那便更加有利；在政協會決議時，政府主張停戰協定不包括東北在內也是這個原因了。但是雙方現在東北的實力都不弱，打起來還不是互有損傷，互有進退；而且事實證明，現在東北的戰事，對於歡喜動武的一方面未必見得有利。最後還不是苦了東北的老百姓！爲了中國前途，爲了東北同胞，爲了各黨派本身利益計，應該立刻停止衝突，從政治上接受調處。

## 保障人民身體自由

上海市臨時參議會曾在四月八日的會議上通過了中國人民迫切要求的一個提案：「保障人民身體自由」。

這個提案非但全上海人民都擁護，而且是全中國人民都擁護它。

自從蔣主席宣佈了四項諾言和政府頒佈了提審法後，直到現在沒有被實行，非但沒有實行，相反的倒常常聽見工人代表們及其他人民被非法逮捕，而且一關就關上幾天，甚至有十多天的（如英電工會三代表），這還談得上民主嗎？

在提審法裏明白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的機關，至遲應於廿四小時內送審判機關審問。還有軍警長官要捉人，除非是真正犯了罪，假使是嫌疑犯，都應要有拘票，這張拘票還要由法院檢察官或推事發給的，否則無效，他們的手續如果錯了，我們相反的可以告他。

上海臨時參議會通過了這個對人民有利的提案，希望上海市的行政當局能夠尊重它，不要再把它當做一張空頭文票。希望全上海的市民一致起來，爲爭取這個提案的實現而奮鬥！



# 救救後方的工業失業者

## 給上海工友們

敬愛的上海工友們：

不見面整整的九年了，在九年前，或許諸位還記得我們是爲了抗戰的需要，緊跟着政府到遙遠的內地去，參加繁重的生產工作。一直到勝利，我們都是在後方做着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吃的黃糙米，穿的平價布，生活的糧子沒有一天不在我們頭上抽打，而且常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所以我們同樣地也和諸位一般天天在和生活及剝削者鬥爭和反抗！

勝利了以後，我們是被遣散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向賣方取得三個月遣散費，要求政府給我們乘舟的便利，送我們回鄉，便這一羣吃盡苦楚，受盡磨難的漂泊者，今天總算又回到分別九年的上海。

但是，回到了上海以後，內心所感覺的却是欣快和悲傷；欣快的什麼呢？我們重見到久別的父母妻兒和數十萬同命運的弟兄們。悲傷的呢？我們萬萬想不到勝利以後會遭過這樣的結局，失業的威脅，生活的重壓，使我們喘不過氣來。尤其使我們痛心的，爲了抗戰，爲了祖國的存亡，我們在後方苦幹了八

九年，貢獻了生命漫長的一段，而今天所得到的酬報，却是一張失業證明書和住着這類似難民收容所，天天嚼着饑饉度日。再加疾病的纏綿使每一個人都在痛苦中生活，我們向誰去訴苦和求救？更不知道這是誰的責任？

所以，一切的一切太使我們失望了，看到上海同樣地在鬧着嚴重的失業恐慌，看到你們雄壯健全的請願團，看到用紅綠紙寫成的標語，以及更聽到你們發自心底的響亮的口號聲，啊！我們是多麼感動呵！在失望的黑暗中，見到了光明，我們歡呼，我們想奔上來擁抱你們！敵偽八年來的摧殘壓迫，並沒有使你們喪失勇氣和毅力，相反地，却比以前更有強壯的健全的組織了。又在幾次和上海弟兄的個別談話中，聽到動人心肺的和敵偽鬥爭的故事，也知道你們在勝利前後由狂歡而感到失望的一個階段。爲了這，你們痛罵拍高物價的魔鬼們，詛咒那些貪污揩油的接收大官們，不守職不盡責，做着失去人心的事，以至造成了嚴重的生活恐慌。於是在你們痛楚尚未痊癒的心靈中，又深深地刻下了對「重慶人」仇恨之痕。

但是，話得說回來，爲了這些「害羣之馬」連我們的名譽也給污穢了，因爲，仇視「重慶人」所引起的反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爲凡從重慶來者，都發了「接收財」，於是這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就加到了我們的頭上。有些工廠裏，工友們更以爲我們後方的失業工人回到上海來，會搶掉他們的飯碗，以致對我們發生了許多誤解

，造成了許多困難。但是，親愛的工友們！你們要知道我們雖自重慶來，但我們並沒有在後方發到「國幣財」，更沒有回到收復區發「接收財」。可是，天曉得我們今天所「發」的，却是諸位所意想不到的「大財」。我們接收了政府的一個破屋，住着幾百個弟兄，睡地舖，吃饑飯，過集中營的生活，並且從這一次抗戰的去和來的跋涉裏，我們歷盡了數不清的艱苦。今天，回到故鄉之後，還發生着有找不到父母妻兒和田地房屋的慘狀呢？

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回到上海來，對於你們的工作是少有着影響的，但是我們工人今天所要爭的，倒不是誰先復工的問題，而是要團結一致來爭取國家政治經濟的民主，只有實行民主之後，工業的復員才能走上正軌，那時多的將是工作，而不會是人丁。反之，如果政治經濟不民主，工業復員不上正軌，就是暫時有了工作，也是沒有保障的。

所以，在這裏，我們用正義和熱情的呼聲，向諸位呼籲，希望爲着將來中國工人的前途着想，根本不理有「上海」和「重慶」的地域區別。尤其，在中國工業奮鬥的途中，我們每一個工人都應該緊密地拉起手來，互助，團結，向理想的坦途前進，我們極端要消除自己內部的糾紛和打擊那些破壞我們團結的傢伙。要知道自己和自己相爭，是比人家來打擊我們還要容易失敗的，所以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更應該發揮出工人高度的互助精神，我們艱苦共嘗，和衷共濟，來渡此難關，「有飯大家吃，有工大家做。」兩句口號是我們工人團結的最好目標。讓我們緊緊地握手吧！

後方全體失業工人敬上  
三月卅一日

翻水門汀，吃麵吃糖，湖澤，污穢，疾病，死亡……

# 一支重慶來的失業軍

守 恆

## 後方來滬失業工人招待所訪問記

八年前，烽火滿天的時候  
京滬及沿海地區受到蹂躪的蹂躪

軍隊西撤，政府西遷，爲了要在大後方重建起新的戰時工業，當局曾號召並協助上海的民營工廠轉移到後方去。大批重工業工人自動的到招募處應徵，他們熱愛祖國，在「抗日高於一切」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大前提下，毅然背鄉離井，拋妻別子，踏上了西去的征途。

搶走笨重的機器，裝上輪船，匆忙的退到了武漢；後來，又從武漢來到重慶。那是冬天，武漢向上，長江裏水淺了，大船行不得，於是把機器搬上木船，工人們自己撐槳，背糶；和寒風、逆流、冷雨、飢餓鬥爭。翻山涉水，歷盡艱辛，終於抵達了重慶，和他們心愛的機器一淘，機器上滴着他們的血，汗和熱淚！

在重慶，很快的蓋了工場，裝好機器，支撐着疲乏的身體馬上緊張的工作起來。他們生產了許多軍需品和工業品，前線的戰爭打得正

緊，戰士們沒有手榴彈和槍砲打不了日本鬼子。後方的工業品缺少得要命，更需要工人們趕速製造出來供應社會的急需。

鐵鳥在頭上打轉，工廠正是牠最好的獵物，工人顧不得個人的安全，忘我的堅持在機器旁邊，和死神搏鬥，結果死的死了，傷的傷了，他們與機器共存亡，鮮血灑滿了機械，屍身躺在被炸後的破碎的工場裏。活着的却還是另起爐灶，繼續埋頭工作下去。

吃着苦糙米，每天工作在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每月工資祇拿一二萬塊錢。再苦些，他們可不能怠工，罷工，不能喊提高工資，因爲這是戰時。他們也沒有怨言，祇是默默地站在崗位上熬苦忍痛的進行着神聖偉大的工作，一切爲了前線，抗日高於一切。

八年的時間不算短，漫漫長夜終於渡過了，他們臉上展開了八年未有的嘻笑，每個人都瘋狂般的迎接着勝利的來臨，他們在想：怎樣回到闊別八年的家鄉，重見爹娘，

妻兒；怎樣改善生活，分嚐些勝利的果實。

可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非但幸福沒有他們的份，勝利却帶給他們更沉重的苦難。

勝利後的陪都，整個社會起着巨大的騷動，因爲政府定貨先後取消，物價狂瀉，各工廠都接連關了門。

拿着三個月工資的遣散費（一二萬元），跨出了工廠的大門，失業恐慌嚴重的威脅着他們。

遣散費早已用去了大半，他們便賣光了所有的東西，拚湊些錢，做漫漫長途的活命費用，有家眷的須攜老扶小，轉車換船，長途跋涉，更苦不堪言。

路上，工人們發揮了偉大的友愛精神，互相幫助，照應，有人錢用光了，伙伴就分食給他吃，即使自己餓着也情願；有人病了，大家就扶他，歇他，細心的看護他。

四十幾天，是一段可怕的旅程。有一批工人搭乘社會部民營工廠失業工人處理委員會的木炭專車

## 來滬途上

王友仁

重慶當局因鑒於抗戰勝利，各方都要復員了，大小工廠都紛紛停工倒閉，所以工業都無形停頓，工人們一大批一大批失業了。我們工人在抗戰期中，待遇是很差的，每月所入僅能糊口。但爲了國家，毫無怨言，從來也沒有怠工或罷工，可是想不到一旦勝利却反而失業了，連僅僅糊口都不可能。在此高昂的生活中，實在沒有辦法，我們就聯合向政府請願，要求回鄉工作，當局總算允許了。我們就是第二批回來的一羣，一共五百多人，由善後救濟總署遣送的。

在去年十二月廿九日，我們接到通知說：「限卅日上午」，因爲通知得太遲，和上船的日子只相隔一日，但也沒法只得催促上船，當然情形是很混亂的。在那天一早點名編組，大家因恐自己遺漏，急忙間連飯都沒來得及吃，從早晨編到下午三點鐘才編好，連買些東西吃都來不及就叫下船，大家沒法只得下船，岸上是還有許多便衣特務在監視。在五時左右，船就離開了碼頭。木船一共五只，當晚停於江北打漁灣，那晚船老板又不肯開飯，說是我們的伙食還沒有發下來，大家聽了非常憤怒，就推出了代表

離開重慶，在貴州桐梓縣的雲山關... 運了車，四十九個人... 運了長沙，其餘的掉下深淵。

第七批來滬工人更發生了一樁... 大慘劇，在重慶，運糧機，大輪船... 是給要緊復員的大人先生，太太小姐們包辦了的，他們沒有錢買票，於是便坐着木船冒險順流東下了。

在宜昌三斗坪塔洞附近，急... 浪的流水裏，木船不幸碰上了暗礁，傾覆了，一刹那，洶湧的咆哮的浪潮吞滅了他們生命，連哭喊的聲音都沒有，把他們迅速的沖到了不可知之鄉。全船共一百四五十個人，祇有四十幾個人九死一生，捧着木板或被浪潮沖到了沙灘上，有幾個人甚至被沖到了十幾重外的江邊，那時正是一個黑暗的黃昏，活着的人們在崩裂急瀉旁聽瑟的攪拌，絕望的呼號，回答他們是江潮在怒吼，猛獸在嗥鳴！

深夜，熱心的塔洞鄉長從一... 兩個獲救的人口中得悉了這個覆舟慘劇，於是立即派出許多鄉民抬着燈籠四出搜尋遇難的人們，把那些途途的可憐者集攏了起來，相互見面，大家痛哭流涕，有幾個女人不見了丈夫，兒子，更哭得死去活來。其中更有一個大腹便便的孕婦也喪失了丈夫。

這種慘絕人寰的悲劇激起了鄉... 人的同情和憐憫。大家捐出食物和

舊衣服來給他(她)們解除飢寒，... 來，並且慷慨的籌了一筆錢給他們... 變風宿焉跑到了漢口，乘船東來。... 他們就這樣經歷艱辛，艱難，... 搶劫，疾病... 重重難關前進，... 越了一重重荒山，涉過了一條條深... 水。他們的希望在將來，在上海，... 因為政府有令：後方失業工人在收... 復區能有優先復工的特權。

活着一條命，穿着破爛的工裝... 拖着過度疲乏的身子，兩手空空... 來到了闊別八年的上海。家毀了... 人亡了，無家可歸，舉目無親，一... 千多個無家可歸的工人就這樣在社... 會部上海復員服務站設立的一後方... 來滬失業工人招待所一裏暫時棲下... 了身。

他們睡在水門汀上，有的被服... 早已丟光了，吃着救濟總署發下的... 麵疙瘩和饅頭，他們都是南方人，... 便硬的乾燥的麵食，給他們的喉嚨... 也吃噁了。幾十天的綿綿淫雨使地... 面積水盈尺，屋子裏十分潮濕，污... 穢，他們在這種混濁的空氣裏苟延... 殘命。

幾個月沒有剃過頭，洗過澡，... 頭髮長得像長毛，混身更腫得不成... 樣，皮膚上生起了疥瘡，虱子。最... 近，更糟了，天花、瀉痢炎等病菌... 相繼衝入了這個不幸的人羣，二個... 人已被病菌帶走了生命。

婦人們吃不到有營養的東西，... 奶水乾了，嬰孩張大了嘴，哭叫着... 要奶吃。孩子亦有因為受不住飢寒... 雙重打擊而死亡了的。

最近散來滬的一批三四十人... 被送入了冬令救濟會收容乞丐和遊... 民的庇廕所中去。... 身歸國家命脈的重工業技術工... 人，來到上海，却遭受了這種殘酷... 的待遇。

一月，二月... 最早到滬的已... 經四個月了，美夢的希望成了泡影... ，復工的機會，還不知要到何年何... 月才能來臨。

上月中旬，他們全體工友，曾... 冒雨到社會局請願。但是，政府當... 局不理我，我推你，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後天，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具... 體的答覆。

他們要懇請新聞界代為呼籲，... 但是各報館的地址不大知悉，他們... 要想用標語和傳單向社會各界聲訴... 心底的不平的怒吼，但是，連買紙... 頭的錢都沒有。

一千多個人就這樣在上海的一... 角默默無聲的拖延着殘命，靜候死... 神的光臨。... 他們的精神極端苦悶(在招待... 所裏連一份報紙都沒有)，滿腔的... 悲憤無處發洩。

向當局交涉，結果答應次日補發，... 這樣我們就整整的餓了一天。

第二天由社會部勞動局派了三... 個護送員「護送」，每人每日發伙... 食費三百元，每日開飯二次，每次... 僅青菜一小盆，八人擁擠一處。而... 一只船裝了一百二三十人，連睡... 地方都沒有了，又濕又冷，我們把... 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啊！我們簡... 直被當作豬欄的看待！

四川的河流是險惡的，灘上... 這些黑礁，木船航行其中，性命簡... 直捏在手中，尤其一人湖北境內巴... 東的荊州、青灘、和鬼門關，更是... 危險，青灘的上水比下水位高有五... 六尺之多，浪浪翻滾，在數里之外... 就能聽到水的響聲。在過這困難的... 時候，船老大叫我們都上岸步行，... 以免危險。但我也許是好奇心所致... ，要看看到底怎樣險法；在過灘時... ，船身急速下降，水花飛濺聲震... 耳，顛簸得非常厲害，船裏的東西... 都跌了下來，船身吱吱的響着，我... 的神經緊張到了極點，這身出了冷... 汗。後據該處居民說：「每天都有... 打發船隻的事情發生。」

總計我們的路程一共走四十八... 天。我們經過了翻山越嶺，飢寒交... 迫，風霜雨雪，渡過了重重艱險，... 總算到達了闊別八載的故鄉！但這... 個故鄉好像已不認識了我們，我們... 已沒有了家！沒有了工作，半世的... 光陰是供獻給國家了，還有些有限... 的精力我們原想毫不憐惜的拿出來... 替國家建設，可是國家已不要我們... 了。

這種為國家流血流汗，吃盡千... 辛萬苦的抗戰英雄，他們期待着各... 界人士廣泛的起來幫助，不論是精... 神上的同情或物質的慰勞，都是很... 需要的。尤其是上海的工人弟兄們... ，更應該發揮熱烈的濃厚的階級友... 愛，慷慨的伸出正義的手來，救救... 在死亡線上的一千多個重慶來的失... 業工人。

# 告 各 界 人 士 書

各位先生們：

我們是從後方回到上海的工人，闊別九年了，現在又幸而與諸位相見，我們無限欣喜，同時也無限感慨。九年前，日本軍閥的鐵路，踏破了我們錦繡的河山，我們深深地瞭解到前線將士們的流血與後方生產工人的流汗，是抗戰同樣重要的二根支柱。於是我們離開了家園，拋棄了父母妻子，在敵人炮火中背出了機器，背起了笨重物件，翻山涉水，在飢餓死亡中，徒步走到遙遠的後方，放下背上的器械，重建建立起生產的工廠。我們經過無數的危險和艱苦，但是為了祖國的生存，我們毫無怨言。在後方八年中，敵人的飛機隨時威脅着我們的生命，再加上物資的緊縮，物價的飛漲，又迫使我們生活無時不在飢餓線上掙扎。現在勝利了，我們在瘋狂歡騰之餘被解散了，於是我們仍舊穿起破爛的藍布衣服，空空的手，又經過了長途的艱辛和危險，在荒山急流中無故地犧牲了多少生命，剩下的我們這一羣轉其幸運地回到闊別的上海，含着辛酸的淚，看見已經破落的家園，但是我們有正確的認識，我們並無怨言。同時我們存着光明的希望，

在今後較安定的生活中，再憑雙手來重建起我們破碎的家園與祖國，我們信任政府給予我們優先復工的權利，但是我們回到上海已經三四個月了，政府來接收的工廠也接收半年了，我們這飢餓的一羣，多方奔走，已聲嘶力竭，現在所得到的却是失望。現在沒有一個機關顧顧我們，東也不管，西也不理，雖然社會局會議決定，有工廠復工臨時通知我們工作，我們是誠心誠意地等待着，但是等到現在，已經復工的工廠沒有通知我們工作，正在復工的工廠更遙遙無期。我們自己去奔走接洽，接收當局不是說管不了便是我推你你推他，誰也不管。我們按不住肚子餓，忍不住家人妻子嗚嗚號啕，我們要求政府實現對於我們的諾言，在不得已之下，我們發動堅決請願，要求政府當局切實負責，不要再互相推諉，不要把我們關在門外，現在我們爲了生活，提出最低限度的三個要求：

(一) 已經復工和正在復工的工廠，必須容納後方工人工作，未復工的工廠請政府限期復工。  
(二) 未得到工作以前，爲了維持個人和家庭生活，請政府發給半薪。  
(三) 後方繼續回滬工人以及將來復工的工人請政府給予宿舍。這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不達目的決不中止，希望上海的工友弟兄們和各界人士及輿論界伸出正義的手，給予我們同情援助！後方同胞全體工人謹啓

## 谷部長對工人的講話

四月二日下午三時正，社會部長谷正綱帶了特派員陸京士等隨員，坐了一部黑色流線型汽車來到了社會部上海復員總站設立的後方來滬失業工人招待所中，對該所四百多工友講話。

簡陋的木屋廳堂，暫作會場，該所工友抱着滿腔的熱望，肅立着等候谷部長帶給他們復工和救濟的喜訊。

谷部長踏上了講台，用湖北國語講話了：  
「各位工友！想不到我們能在上海又和你們見面了，心中是無限欣喜。我國抗戰的勝利一方面是靠前線英勇將士的流血犧牲，另一方面也是靠後方工人日夜不息的流汗工作所換來的，你們是光榮的抗戰工人，那是和淪陷區的工人大不相同的，你們爲國家立下豐功，我應當向你們致敬最高的敬意。」

你們到上海來以後，有些工人似乎感覺痛苦和不安，但我想那是不必要的，誠然，你們是窮的，苦的，但是你們應當爲光榮的名譽和清白的無愧於祖國的行爲而奮發，快樂。

目前，政府並不是不在爲你們想法；我可以說政府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今天，我已和宋院長等商定了三大辦法，解決你們的困難：  
(一) 關於復工事，如有工廠開

工，當儘先留下百分之二十的位子給你們。

(二) 因工廠復工者太少，所以大批工人當儘想法運到台灣去，或者轉到鐵路等別的部門中去工作。

(三) 有老家的政府可發給旅費遣送回鄉，這三項辦法，政府當努力做去。

現在，你們已經回到了上海，這是幸運的，在重慶還有很多公務員家屬沒法坐列舟車回老家呢？一張馬市船票要買十多萬塊錢，我做部長的一個月賺十五萬五千元能夠買張船票，所以，你們能夠帶了家屬回到上海，在上海，有招待所供你們膳宿，這也可說是政府對你們最大的優待了。」

講話完了以後，工人們覺得這三項辦法，救不得自動的急，於是推派代表再向谷部長提出要求，未復工前發救濟費，並請求免費沐浴，剃頭等急迫要求。谷部長對救濟費要求搖搖頭，說「政府能辦的，已經全部做了，其他要求，實在做不到。」

在工人的唉聲嘆氣聲中，谷部長的黑汽車「嗚——」的一聲開出去了，祇留下大門口紅紅綠綠的「谷部長是我們的救星」「歡迎谷部長爲我們解決復工」等標語在春風中飄舞。



# 一場美麗的夢

祝慶

病中感言

來上海不久，我病了。猶疾又不斷進攻，天氣突然變得這樣燥熱，我身上仍穿着那套跟隨了我七八年的工裝，破爛的、油污的、汗臭的衣服。那套工裝對於我是盡了最大的使命的，為我服務八年，而到現在弄成這種醜陋的腔調，真像我們後方失業工人為國家吃了八年辛苦，而落得這種淒涼的下場一樣，想到這，我不禁感慨叢生。

八年中的遭遇，在我腦海裏一幕幕重現出來：

上海淪陷後，我自告奮勇的去從軍，當了一個光榮的志願兵，在南京、徐州、漢口、長沙、……；一次次的保衛戰中，我都在火線上參加搏戰，那時，我祇是一個十多歲的大孩子，年紀輕，有勇氣，我什麼都不懂，祇曉得救國打鬼子。隊伍中的伙食是非常壞，因為那是經過層層剝削發下來的，弟兄們以日夜不眠的疲乏的身子，而吃着沒有營養的東西，於是一批批的病倒了，我也難逃病魔的攻擊，病了。二年前是一個結實的小伙子

，二年後，拖着一具病弱的身軀，離開了火線，沒有人照顧我。我流浪到了重慶，找到了一個同鄉人家棲身，但寄人籬下不是青年的出路，病稍好些，我就進入了工廠去做工。工場中，機器在怒吼着，黯淡的燈光下，是一個個憔悴的面孔，這是大後方的抗戰工廠啊！他們的出品要供應前線的急需，工人們不得不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時的硬幹着，所得的代價是那麼微薄。不多時，我的病更加厲害地發起來了，頭昏眼花，腰酸背痛，實在不能使我挨到放工的時候，我去向廠主任請假，得到了一個難聽的回答，我咬緊牙齒，拚命的勉強拖到放工。更深夜靜，星兒在天空眨着冷眼，機器的吼聲亦斷絕了。寒冷使我打顫，我像個幽靈，搖曳着穿過小巷，回到宿舍中去。人們早已安寢了，他們在做着美夢，有錢人的公館裏，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在輝煌的燈光下有歌有舞，飲酒作樂。這種情景，真刺痛了我的心！

回到宿舍，沒有人影，沒有歌聲，靜穆的古寺，死一般的沉寂，孤燈陪伴着我。

我鑽在單薄的被窩裏發着寒熱，糊裏糊塗的呻吟着，我懷念起遙遠的故鄉來，看見了死去的媽媽，想起了白髮斑斑的老父，可憐的無依的小弟，還有我那心愛的未婚妻哪，現在又不知怎麼樣了？一個個影子，就像一支支利箭，直刺入我的心底。

身體發燒，口渴得要命，好像有一個人端了一碗清涼的水來，有一隻溫暖的手撫摸着我的額角。呵！××，你怎麼會來了！我驚喜的跳了起來，睜開眼，是漆黑的一片，鬼也沒有，一個，未婚妻是在那千山萬水之外嗎？

謝天謝地，總算這不是夢想，勝利來到了，八年的苦難可以告終了。

又經過翻山涉水，千里奔波，我們回到了久別的海，上海，還是那麼繁華，花天酒地，戰事一些沒有改變它的面目。我們身無分文的來到上海，親友家裏我們不好意思去，弄得這副醜陋的腔調來了，祇得在招待所裏住了下來，想不到路途的困頓，和這種殘酷的待遇，又一次使我病倒了。

有一個晚上，同伴們在趕寫着

紅紅綠綠的證書，準備歡迎一個什麼部長大亨的來臨。我也興奮了起來，我想：「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官長，到底是不會虧待我們不會遺忘我們的。」

一個整潔的會場裏，長桌上是白檯布，美麗的鮮花，銀色的杯盤，一瓶瓶的香檳酒，大官設宴請客，親自殷勤勸酒。他還舉起了杯子：「為我們光榮的工人，乾杯！」大家歡聲雷動，舉起了酒杯，毫爽的乾了。大官又在說：「沒有前線將士的流血，勝利是不會得到，沒有後方工人的流汗，勝利更是不可能的，勝利就是靠千萬無名英雄的流血流汗所換來的果實，我向光榮的工人致敬最高的敬意！」當場，他給我們每個工人胸前別上了光輝奪目的勝利勳章，席散後，他還發給了每人一筆很大的勝利獎金。

我捏着一大疊花綠的鈔票，在計算着買一套新的工裝，買張火車票回鄉去一次，我更想把多年不見的未婚妻娶回來，這不是難事，因為我有了一筆不算太小的款子……

一陣狂風從沒窗的窗戶刮進來，刮去了我手中的鈔票，我急急的追趕，鈔票在飛舞在旋轉，飛得高了，遠了……我急得混身大汗。濕的雨，冷的風，驚醒了，我不信：這仍是一個美麗的夢！

# 重慶大渡口的血案

葉純靜

抗戰結束，給重慶——以至於

整個的大後方帶來了失業的恐慌。正如有一個工人說的那樣：「勝利把我們趕出了工廠的大門，它像魔鬼一般，給我們帶來失業和飢餓的恐怖。」一點也不錯，勝利以後的重慶，工廠一個接着一個倒了下去，街頭的工人也一天天地增加起來。雖然有的拿到了一點點微薄的遣散費，可是物價在日漲夜大地橫跳着，這幾個錢也不好派什麼用場。中國勞動協會曾經發過四十多天的救濟費，但每日僅只四白元（有家屬八百）怎麼夠吃飽肚子呢？隨處遇到的失業的工人，都面有菜色。他們曾請求過政府的救濟，但他們飢餓的聲音，好似對着無語的森林的呼喚得不到一點的回聲！雖經幾度的呼籲，但政府仍然不聞不問，於是他們聯合起來請願了，在幾次的請願之後，政府感到這麼多的失業工人留在政府所在的堂堂陪都，天天在鬧事，實在有礙體面，於是就成立了一個「重慶民營工廠被裁失業工人處理委員會」，這個會最大的任務是把這些留在重慶地方的

失業工人遣送回籍，空文主義，重慶以外而非民營工廠的工人，是沒有份的。幾條破木船，幾部爛卡車終算把這些愛一鬧事的失業工人送走了不少。然而木船常常在長江中翻身，卡車也常在公路上翻車。本來已賺得半死的工人和他們的眷屬，還要遭到這種橫死之禍。這些不幸的消息雖然傳到了這兒，但失業工人却無可奈何地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仍然一批批被送上破木船和爛卡車帶走。

幾個月過去了，重慶的失業工人是減少了不少，表面上看來，重慶已沒有了工人失業恐慌。有些範圍較小的民營工廠，度過了剛勝利時的嚴重關頭的，到今天還算能夠苟延殘喘的在活著，但這些工廠所雇用的大半是臨時工，臨時工是隨時可以請他走，而不發半文遣散費的，一些本地工人，爲了要飯喫，也不能不忍痛去做那種朝不保夕的臨時工。

現在在重慶要佔絕對多數的工人，要算是兵工廠的軍火工人了，此外，幾家紗廠也還有些工人，至於

於機器工廠即是很少很少了，勝利之後物價曾經下跌，但今天又在瘋狂的回升了，一般工人，都在要求增加工資，而佔工人最多數的軍火工人，自然比任何人更要迫切。他們的工資遠說最高的技工也不過二萬元左右，他們不但在工資上要比別的工人少，在精神上感受到的壓迫，也比其他廠裏的工人要厲害。重慶大約有十所以上的兵工廠，工人數約七八萬。在抗戰時期中，他們雖然窮得幾乎連褲子也沒有穿，但他們爲了抗戰忍受了一切，而今戰爭結束了，他們不但不會食到些微勝利的果實，而且比以前更苦痛了。每家兵工廠內都駐着警衛隊，稽查組及許多便衣特務，這些人對於工人的壓迫，是不難想像的，工人連看報的自由都被他們剝奪了。聽說最近將要裁撤大批兵工廠的工人，不久以後的重慶街頭，恐怕又將被失業工人所充塞了吧。

最近重慶又發生一件令人髮指的慘案；大渡口第三兵工廠工人，爲了要求增加工資而被機關槍掃射，工人平時深深感到自己生活上的苦楚，可是又不敢說出來，一說不是「共產黨」就是「民主派」！他們在警衛隊和特務的監視之下，不能有任何的組織存在，所以也不可能把這些受壓迫的軍火工人好好的

組織起來。他們因爲畏懼警衛隊和特務的淫威，連在暗中也不組織，主觀上不去積極組織，客觀上又受到強大的壓迫，所以工人們毫無團結，這正是工人喫虧的原因。

三月二十一日，工人當中，忽有人傳說：兵工廠有指令下來，工資要增加百分之百，被廠方的蘇科長（人事科）把公事壓下，把我們的底薪調整了一下，這調整實際上就等於增加百分之二十。工人不會辨明這消息的來源，大家都憤憤填胸，很感憤地去找蘇科長說話。一窩蜂擁進人事科，蘇科長避而不見，由警衛隊員大隊長袁時中和大家談話，他叫大家選出代表，提出條件來交涉。工人不願意選代表，因爲怕少數人吃虧，袁大隊長於是說：「我保證代表不會出事。」大家也就輕易相信了袁時中的話，把代表選舉出來，不料在廿二日夜裏，深夜二點鐘的時光，袁大隊長忽然派了武裝大兵，和便衣稽查員，在睡夢中，把七個代表逮捕走了。第二天（廿三日）早晨，代表被捕的消息，像春天的風一般，吹進了每個人的耳中，大家憤怒極了，便不約而同地由廠內各個宿舍，由廠外的家裏，集合在中山堂，因爲失去了代表，便是羣龍無首，弄得毫無秩序。也不知道誰在人叢中提議：「

代表是警衛隊昨晚抓走了，我們去向警衛隊要回我們的代表！」羣衆附和着：「好！好！好！好！去要回我們的代表。」於是，他們像潮水一般擁向放出來的，懷着激昂的心，向警衛隊走去，在他們走向警衛隊的途中，警衛隊早已得知了消息，很快就作了準備。他們在警衛隊裏遇到一個姓吳的，是昨晚來抓代表時領隊的，稽查員便向他代表，他不肯，於是大家把姓吳的包圍了，姓吳的看樣子不妙，便很含糊的答應帶他們去找，大家也就相信了他的話，跟在姓吳的後面，他把大家帶到一個山坡底下的草地上，忽然拔出手槍向天上放了一下，準備向山上跑去，這時，袁大隊長騎着一匹馬由左疾馳過來，看見工人在追趕逃竄的姓吳傢伙時，也拔出手槍向天上放了一響，馬上，事先架在山上的機關槍就瘋狂的向工人羣中掃射過來，當場倒在血泊中有十二個人，四個永眠了，一個受了重傷。出事之後，警衛隊就奔下山來，驅走工人，連死尸也不許抬走，這無非想消滅犯罪的證據罷了。當時，有一個做小生意的女人，抱着孩子在附近，也被槍彈打死了——連她懷中的小孩子死在一起！

之後，重方又在別的地方調來警衛隊二個中隊，和不帶肩胸章的

士兵一營。在重要的路口，都設下哨兵，架上機槍，誠如報上所說：「到處都是武裝士兵，如臨大敵。」廠內顧慮於戒嚴狀態，把廠外工人的家屬連統趕入廠內，假若有二三個工人在一起談話，就有被抓的危險。壓迫得厲害，工人不敢行動，傷的不見醫治，死的不見尸首，他們像關在獄中的囚徒，徒然暗暗的悲傷流淚而不敢說一句話，直到今天（三月卅日）還未見有任何解決的辦法，廠方把消息封鎖了，外面的人，很少知道。在政治協商會議圓滿結束之後的今天，竟有橫暴專制到這樣的手段來對付工人，令人懷疑，中國竟是一個甚麼國家？從這一次血案，可以得出幾點教訓，我願意談一談我的意見，以供工友們的參考：

一、沒有組織，客觀上有特務的壓制，而主觀方面，也很少注意，明的不能組織，暗地裏也無組織。

二、罷工是工人鬥爭最寶貴的武器之一，不應當輕易濫用，而此次大渡口第三兵工廠一聞風聲，便輕易的罷了工。

三、提出的條件沒有經過仔細考慮，不曾估計到廠方是否能夠全部接收，這次他們提出的十二條條件太高了一點。

四、國爭已經停頓了，但他們在明暗二方面仍舊不棄機組織，因為沒有組織，往往有反動的流言，在工人羣中散播，以致使工人鬥爭的情緒漸漸消沉。

五、對外宣傳，和聯繫的不夠，不能使其它兵工廠的工友和社會人仕明白是非黑白，而無恥的官方的報紙，都還盡量宣傳工人打死了警兵，以致引起社會的懷疑，不能得到多方面人的同情。

當然，這大半是因為警衛隊和

重慶大渡口兵工廠工人

## 向全國各界悲憤控訴（來件）

要求各界伸雪這一無法無天的暴行

全國各界親愛的同盟們：

三月二十三日八時，在重慶陪都所在地的重慶，發生了兵工廠武裝警衛隊屠殺無辜工人的大慘案，慘案發生的地點是大渡口鋼鐵廠（第三兵工廠）在這慘案中，被機槍、手槍、步槍打死的工人有四人，重傷的八人，輕傷的更無法計算，我們是慘案的目擊者，對於這種無法無天，違反蔣主席四項諾言的暴行，心裏是無限的憤怒和悲痛，因此，敢於向各界同胞提出悲憤的控訴，我們期待著有良心的同胞

特務壓力太大的緣故，工人根本失去了應有的自由，所以爲了保障人權，爲了防止繼續發生屠殺，我們堅決反對讓特務組織留在廠裏。

最後，我向全中國的工人兄弟們要求，請伸出溫暖的雙手，來向大渡口第三廠死難的工人聲援，同時對於在鬥爭的時候倒在血泊中死去的兄弟們，我們也寄以十二萬分的悲痛，我們要打倒特務，爲他們復仇！

卅五年三·卅日於重慶

們給我們同情，給我們援助，給我們伸冤。這裏，先把慘案的經過，作一簡要的報告：

兵工廠工人向來過着工人中最黑暗的生活，但，們對國家，對抗戰的貢獻却是很大的，爲了爭取抗戰的勝利，我們日夜的工作着，生產軍火。任何苦痛的生活，我們都咬着牙忍受過來了，只希望勝利後過一些無憂無愁的日子。事實却不然，抗戰勝利了，我們的生活却一天天比勝利以前更痛苦。我們的工資，最高的僅每月一萬五千元，最

# 兵工廠響了槍

純靜

機殺工人的槍聲，響起在兵工廠中，沾染着紅色的鮮血。我們見了什麼罪過？在八年的戰爭中，我們忍耐着。不分白天和黑夜，我們工作。雖然我們窮得；穿不上褲子；我們累得；站不直腰；我們明白，這是為了戰爭！然而今天，當戰爭已經勝利的時候，國家正在走向民主的時候，償付我們的！

却經木棍和手榴彈。這是甚麼世界？第二紡織廠的廠房，還殘留未乾；毛紡織廠受傷的工人，齒呻吟不息；緊接着來的，是誰物珍貴的被打；可是更殘暴的手段，却信着應用在兵工廠。除了法西斯的國度裏，實用機關槍掃射工人；世界上那一個國家，

會做出這樣慘酷的暴行。我們不過要求增加工資，因為是要養活，我們的父母兒女和妻子。我們僅僅爲了要生活，但是人，誰不想活。他們用了，我們親手製造出來的子彈，來射穿我們的胸膛。爲了要生活，我們就遭到這般慘殺！居然還有人說：這是工人不守「勞工紀律」。用特務毆打，用機關槍殺。

「公理」如在他們的嘴裏！試問：自由公理在那兒？安息吧！死去的兄弟們！你們的血，將永遠領導我們前進！我們要用法西斯殘餘繼續抗爭，把他們的罪狀，向全中國的人民，向全世界公佈。

今天，那打死你們的槍聲，誰能担保明天就要來殺我們？但是，死難的兄弟們！你們的死，已經給予了最大的醫傷。從此，一切勞動者的手將緊緊握在一起。我們要永遠團結成鋼和鐵。團結！持槍，你處在危險時！

低的只四五千元（還要除去菜費），而福利又輪不到我們工人，都被主任和課長們佔去了。舉一二事實：從去年十一月份直到現在，我們領不到一點油、鹽、柴，平價布也很久沒有發了，是誰吞去了我們應得的福利？說到自由，那更不用提了，廠裏經常住着一大隊（五百多人）警衛隊，還有一個警衛稽查組（二十四人），更有許多不出面的特務，他們在廠裏橫行霸道，工人的自由都被他們剝奪完了。

近來物價飛漲，我們的生活更沒有辦法。都在等廠裏增加工資的消息，從某些職員口中，知道兵工廠曾有加工費百分之百的指令，而廠方却沒有宣佈。大家等得不耐煩了，就在本月二十一日下午停工，全體工人在中山堂開會，當警衛大隊隊長袁時中叫我們提出代表，並保證代表的安全，我們當即推出代表，臨時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不得藉故開除工人等十二項要求，由大隊長轉交廠方，在二天內回答，豈知在三月二十二日深夜，突然全廠戒嚴，並捕去工人代表項東山、楊光明、曾昭偉等七人，大家得知這個消息，十分氣憤、明明袁大隊長親口保證代表安全，爲什麼出爾反爾的把代表逮捕？

們集合起來向警衛稽查組要求釋放代表，當時我們找到當天深夜參加逮捕代表的稽查吳某，要他領頭去找袁大隊長，正走在半路，袁大隊長來了，吳稽查就拔出手槍射擊，而袁大隊長也立刻開槍，同時，架在四週高地的機關槍和步槍，亦先後射擊，一時槍聲四起，成羣的兄弟跌倒在血泊中，有的死了，有的在血泊中掙扎呻吟，悽慘的情形不忍目睹，事後廠方爲了封鎖消息，便實行全廠戒嚴，不准工人進出，現在死者的屍體不知停放何處，傷者的醫治也無人過問。親愛的同胞們！請你們說一句公道話，我們工人爲了要求最低的生活，究竟犯了什麼罪，而受這樣慘無人道的屠殺？國法在那裏？人身保障在那裏？

爲了合理的解決這次慘案，我們要求廠方必須做到下列各點：  
一、嚴懲慘案相使人袁大隊長和參加這次屠殺的稽查。  
二、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的代表。  
三、死者家屬的撫卹、安葬費，以及傷者醫藥費，完全由廠方負責。  
四、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切實保障工人的身體自由，以後不再有類似事情發生。  
五、合理的改善待遇，增加工資。

大渡口鋼鐵廠工人謹啓  
三月二十五日

人工業木土書二

友港行遊大威示喪出

友工難死祭公

土木業工潮雖已圓滿解決，但是爲了大眾的福利，在採取一致的行動中而無辜犧牲的兩位工友，是再也不會復活的了。

土木業工人爲了追悼這兩位死難的伙伴，四月二日清晨特地在膠州路大萊殯儀館舉行公祭，到該業工友二萬餘人，祭堂裏掛滿了許多挽詞，花園，香煙繚繞中，每個人都沉痛的在追念着兩位殉難工友的功績。這次土木業工友待遇的提高，是他們的鮮血換來的。

公祭完畢後，舉行大出殯儀仗隊、靈柩、血衣亭，以及一條

長長的憤怒的悲哀的人流，緩緩地行進在福煦路，愛多亞路上。

黑紗繞在臂上，手中執着旗幟標語，他們用最大的吼聲，喊出了：『爲死難工友復仇』『嚴懲兇手』『保障人權』等口號。

最後，靈柩在東照華德路碼頭下船，運回清東原籍安葬。

聽說兇手韓文成已提進警備司令部訊辦，爲了要求當局嚴懲肇事兇手，全市土木業工人，在三日曾停業一天，以示抗議。

數指類分總

數指類分總  
雜衣住食指  
品着屋物數

二七五	四二二	一六
二四六	八二二	二四
三一〇	九六三	三五
六一〇	七二七	八一
三〇九	五〇二	一八一

三十五年三月份上海工人生活費指數  
基期：二十五年等於一〇〇

本市人力車夫於四月二日實行「罷拉」，因此各馬路上頓時冷清了許多，雖然還有一部份沒有知道的车夫在馬路上拉着，但結果也被三十幾個「巡警組」批……地放了氣，丟掉了坐墊。結果也把車子還了老闆。在四日那天馬路上就沒有一部黃包車了。

這次他們「罷拉」的原因，是爲了車租的不斷漲價。本來社會局在一月廿二日是替他們規定每班的車租是六百元，然而沒有幾個月，却暗中漲到了二千五百元了；這使車夫們不勝負擔而只好「罷拉」了。

據車夫們說：「雖然社會局是替我們規定了

人力車夫的『罷拉』

中時

車租，但車老闆們並不這樣做，六百元的車租只不過維持幾天而已。而且上海的車老闆有三千多，車租也不一律。不多天老闆們藉口物價高漲，車租不斷地提高，由六百、八百、一千、一千五、二千五……的漲上了，車夫們也只得忍受，連屁也不敢放一個，如果不願意的話，那你休想去問他租車子，他們會使你餓肚子，因爲全上海的車夫有五萬多，而車子却只有三萬部還不到，平均分二班拉還要你搶我奪的，誰還敢在老闆面前頂一句『山頭呢』？老闆車子不租不要緊，他們說過：『就是三個月沒有人拉，我還不會餓肚子，而你們呢？』因此車夫們也都馬馬虎虎的去頂真了。因爲車夫們是拉一天要吃二天的，你就是力氣大，能夠，那也得要看老闆高興與不

租，這讓老闆們也就爲所欲爲了。至於有人說：『羊毛不是出在羊身上嗎？』你們可以向客人頭上加就是了。這是不對的，車夫不能亂要價錢的，就是要大了，人家不坐，你有什麼辦法呢？結果還是車夫餓肚子。

自從車租黑市漲到二千五百元後，車夫們實在是熬不住了。一天拉六七千塊錢，已經精疲力盡了，一家數口，還要付出二千五百元的租錢，這那裏能負擔得起呢！『罷拉』就發生了。

現在社會局正在調解，決定在沒有正式得到解決前先行『復拉』，車租暫定一千二百元，經談判決定數目或增或減後，再行補足，或退還，三

日後可以答覆。車夫已於五日起『復拉』了，可是三天是過去了，還沒有消息，據說今天（四月八日）下午社會局召開談判，結果怎樣？還不得而知，不過如果車老闆不肯讓步的話，車夫表示『罷拉』是很可能的。我們希望車老闆不要以『粥少僧多』來要挾，不然非但影響了五萬多個車夫們的生活，影響了上海的交通。同時該該車子沒有人拉，也會影響到他們自己的收入的。

（最後消息）據九日報載人力車工潮，車老闆和車夫代表昨已在社會局協議分每日一千八百元，一千九百元二種，另外收互助費九十元。

但車夫們認爲車租還太高不能負擔，十日又『罷拉』了。

# 上海

# 醫療

# 器械

# 製作

# 所工

# 人請

# 求復

# 工的

# 經過

# 醫工

# 醫工

我們是上海醫療機械製作所一百五十餘名的失業工人。在敵寇盤踞期間，我們所受的慘酷非人待遇，是筆墨難以形容的。我們唯一的希望，祇有期待勝利到來。敵人終於在八月十五日正式投降了，我們熱烈的慶祝這個勝利，此後這個廠亦由經濟部來接收了。同時我們也就失了業。工人們由於生計日艱，數度呈請主管機關要求復工。終於三月二十二日接到一封覆文，內容是該廠現已移交衛生署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可向該署請求等語。我們也就向衛生署請求了。但來的覆文是說：「你們替敵偽工作，做了八年的小漢奸，既已見克己屬幸運。」等語。我們因恐各界不明真相，故借費刊一角，向各界報導並請同情和援助我們。

在敵寇投降後，廠中所有的物資，敵人想私運一部份出廠，這消息被我們工友探得，即召集全體工友討論應付辦法，討論結果是：派各工友日夜輪流看守廠門，禁止敵人私運，直到經濟部接收才告停止。這與我們工人是盡了很大的責任。

我們預料在接收後，不久就可復工，但出人意料之外，我們等待了七個多月，毫無復工的音信，來日方長，却叫我們怎樣活下去呢？

在本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我們召集了全體工友，由通北路廠門口出發，經赴衛生署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請願，至該署後，由代表進去，

但該署楊處長本年避不見面。後由唐秘書繼業接見，代表將全體工人已到該署請願要求復工說了後，請唐秘書答覆，唐秘書說：「這事歸社會局調解的，我不能答復。」代表想也是對的，於是我們就立即赴社會局。抵達該局時已正午十二時，等到一時半才有調解科朱主任先生接見，我們要調解，但朱先生說衛生署是政府機關，無力調解，祇有衛生署商請廠局調解，方能出任調解。經全體工人再三要求，朱先生才答應明日下午二時召集勞資雙方談判。此時已四時多，全體工人就離開社會局復回廠中等待着十四日的答覆。十四日下午二時，代表會同第四區機器製造業產業工會理事長管天申先生赴社會局。計到有衛生署唐秘書，該局調解科第二科科員張某開始談判。唐秘書說：「廠中所有物質和生財，全是盟友所有，將要發還。並且接收尚未完畢，無法復工，本署尚未正式成立，未便負責，由南京衛生總署指令到達，方能照辦。」等語。我們的四項要求，廠方全不接受。談判至此，毫無解決。代表就此退出會議，回廠報告全體工友，工友得此消息都堅決的決定了十五日作第二次遊行請願，我們所要求的四項條件是：

## 江南造船所罷工記要

伯修

南市海軍江南造船所工人，因鑒于目前生活艱難，工資與外界相差太遠，廠方不但不加工資，還有限制工人自由的規定，這使工人發生了不少的反應。雖然廠方一度也將工資增加過但又不分技術高下，隨便下發工資（即頭腦）批改等級毫無技能者却批上等工資，真正有技術者反批低級。且所加工資與外界其他工廠仍相差很遠，因此引起工人普遍不滿，乃於三月廿日下午開始怠工，廠方見局勢不好次日發表增加辦法，是依工務員津貼之一半再加低薪乘薪生活指數之一半，以算學方式表示，即：

（一）津貼（二）結果，每人總增加了三百元左右，工人認為不滿意，都不進廠工作，不約而同的實行罷工，以示抗議。工人沒有推派代表向其交涉，因為假使誰是代表便顯露頭，可是忙煞了工會，出而調解，召集全體工人，在南市民眾教育館集合。旋由該所警衛營營長兼工會指導員葉寶琪向工人說：「本廠已經調查其他國營工廠的待遇，一定還要比他們好一些。可是後來並無確實辦法的答覆。並說這次罷工是由新工人從中煽動，誣指亂言。但是工人不為所動，都置之不理，並高呼打倒包辦工會。雖然有少數人入廠工作。也不過是頭腦，匠首（比頭腦次等地位）和少數領班階級，以及年老工人而已，數目頗很少。工會常務理事決定以工人福利為前提，願與工人同進退，並選舉各工務員（即頭腦）為代表，向廠方提出下列要求：

（一）調整底薪最低為貳元五角，依生活指數計算。

（二）補給一、二月生活津貼。

（三）罷工期內工資照給。

我們預料在接收後，不久就可復工，但出人意料之外，我們等待了七個多月，毫無復工的音信，來日方長，却叫我們怎樣活下去呢？

在本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我們召集了全體工友，由通北路廠門口出發，經赴衛生署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請願，至該署後，由代表進去，

但該署楊處長本年避不見面。後由唐秘書繼業接見，代表將全體工人已到該署請願要求復工說了後，請唐秘書答覆，唐秘書說：「這事歸社會局調解的，我不能答復。」代表想也是對的，於是我們就立即赴社會局。抵達該局時已正午十二時，等到一時半才有調解科朱主任先生接見，我們要調解，但朱先生說衛生署是政府機關，無力調解，祇有衛生署商請廠局調解，方能出任調解。經全體工人再三要求，朱先生才答應明日下午二時召集勞資雙方談判。此時已四時多，全體工人就離開社會局復回廠中等待着十四日的答覆。十四日下午二時，代表會同第四區機器製造業產業工會理事長管天申先生赴社會局。計到有衛生署唐秘書，該局調解科第二科科員張某開始談判。唐秘書說：「廠中所有物質和生財，全是盟友所有，將要發還。並且接收尚未完畢，無法復工，本署尚未正式成立，未便負責，由南京衛生總署指令到達，方能照辦。」等語。我們的四項要求，廠方全不接受。談判至此，毫無解決。代表就此退出會議，回廠報告全體工友，工友得此消息都堅決的決定了十五日作第二次遊行請願，我們所要求的四項條件是：

一、要求當局立即復工，以前遺留人員全部錄用。

二、若月前未能復工，而他日定能復工者，請當局按最近上海市工人生活指數，以童職工每月四十五元，女職工每月五十三元，成年男職工六十元之底薪計算。

按月發十五天之工資至復工日止。待他日復工時再行每月由工資內合理扣除。

三、若決不能復工，請當局按照第二項發還

散費每人一個月，嗣後勞工再無請求復工之權利。

四、或由當局設法找尋適當工作。  
（附項）若本廠無端何時復工，本廠工等有復工優先權。

十五日上午九時，全體工人赴衛生署作第二次請願。由唐秘書接見，代表提出全體工人對於該署不接受我們各項要求工人們將以絕食等待着復工。請唐秘書怎樣處理？談判正緊急之時，黃浦分局派馮德業先生帶了八九名警察來維持秩序，後復工協會秘書沈敏之先生，蔣錦漢先生，管天申先生等先後亦來到，他們負責調解，後由唐秘書提出三日後有具體答覆，當由馮德業先生和唐秘書先生担保負責，代表向全體工友報告談判經過，工友表示滿意，就此回廠，等待着三日後的好消息。

轉瞬十八日到了，全體工友催促代表赴衛生署聽取消息，下午三時代表到達該署由唐秘書告代表，你們的要求楊處長全已答應。所有各要求現已轉呈南京總署，是否答應，還未知曉。那天黃浦分局的馮德業先生並沒有出席，他負責三日後定能具體答覆，這明明是欺騙我們，敷衍我們。代表要求與楊處長直接談判，但唐秘書推托楊處長五時後不辦公，無法見到，此時全體工人在廠中盼望代表的佳音，等到五時餘不見代表的回來，我們恐怕代表發生意外事件，故全體工友又向該署詢問代表的音信。這時黃浦分局又派了一位張先生來調解，因馮德業先生自覺已失信用，故另派張先生出任調解，沈敏之、蔣錦漢、管天申先生等也來了，他們聽得唐秘書的報告，故立即退出。後唐秘書又負責明日（十九日）楊處長定能接見直接談判，並謂全體工友不必前來，當由黃浦分局張先生負責，但全體工友再不信賴他們了，後經代表再三勸導，终于在七時餘才回廠。

十九日下午二時由代表前去再度談判，代表

抵達該署門口，却見該署前部前部八九人把守着，形狀非常緊張，代表也若無其事的就走進辦公室，由唐秘書接見，楊處長仍沒有看見，推托因公外出即可回來，代表祇得等待着，四時餘，楊處長的電話來了，推說因有要事未能回來，祇有一張手諭，通告全體職工。但不知手諭中是怎樣答覆？代表不得不再等待着，五時餘果然遣人將手諭送來，由唐秘書交給我們，並謂南京總署的覆文要八日後才能到達，我們的代表在滬滬警備司令部前威脅之下，就退出該署，回廠向全體工友報告，代表將手諭從頭至尾朗讀了一遍，全體工友聽了都垂頭喪氣，異口同聲的高叫着：「死守廠中，等待八日後的答覆，一日不解決，一日不離廠。」本來工人已經餓極了，物價的高漲壓得我們焦頭爛額了！滿希望早日復工，不料竟遭受了這樣的欺騙，沒有辦法都重傷死守廠中不散。後來由機器業工會召集所屬各廠工廠代表討論解決的方案，決定凡屬本會各廠代表，一致聯名向衛生署請求，如無結果，再向市府請求，如再不得要領，各工廠將一致怠工，以表抗議，這是我們的最後決定。

在三月十五日早晨各代表即一齊向衛生署出發，首先總代表向唐秘書報告各廠工代表們的來意，並出示呈文。唐先生今天才發覺了工人們的力量，頓時變得非常客氣說：「本處接收的武田乘廠和上醫一樣的，現已由署長許可發給遣散費，我一定幫上醫得到如武田一樣的解決。」各代表要求他迅速辦理，唐先生說：「希你們動工人退出廠我一定趕辦。如再不若則滿解決，我也沒有臉見你們代表了。」於是大家便一同回到廠，首由工人代表將經過情形向大家報告，工人們鼓掌歡呼。繼由工人代表請管天申講話，他大略說：「各位在過去幾天中覺得事情沒有辦法，但現在已經有了勝利的光彩。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這是工友們團結的力量爭取來的。希望在場的各工友今後繼續團結，並發揮工人階級的互愛精神。」

（四）星期日休息日補全額給。  
（五）病傷期間工資照給，並補助醫藥費。  
（六）不得藉故開除工人。  
（七）工人與職員須同等待遇。  
（八）年債一月。  
（九）年老服務滿二十五年者得享受養老金。  
（十）小工底薪規定為貳元。  
上開十條，由工會及各工務員保證，向所長要求，當於下午先行復工，並限二十三日答覆，倘無誠意，由該工會帶領工人全體同進退，以達目的為止。念三日下午由所長向工人講話，他說：「本廠非我個人所有，應當要由工人努力工作，增加生產，然後亦能增加利益。但不能與其他國營工廠比較，因為本廠沒有得到政府的津貼，一切均須本廠自己籌措，這點你們應該明瞭。你們有不滿意的地方，可以來報告我，至於不得開除工人，向來沒有的，請放心。現在已將底薪調正最低一元七角最高三元二角。」這時有一個電氣部工人問所長說：「本廠工具很缺乏，而待遇極不公平，以致技術好的工人不肯出力。」所長說：「工具沒有，這是我的責任，已向國外採辦中，並指向各工務員（頭腦）說，待遇的事完全要憑你們良心，做事必須公平第一。」各頭腦自相慚愧，默然無言。所長馮德業在抗戰時期久處美國，很有些民主見識，是比較開明的人物。現在工會和廠方，正在相互協調中解決各種問題。

編者按：江南造船所工潮剛告解決，該所當局忽於三日無故佈告開除工人四百餘名。五日全體工人向社會局，市政府請願，要求職業保障，都說海軍部的廠不在職權範圍之內，拒絕受理。各工人呼籲無門，八日下午再度向社會局，市政府請願，他們說：「我們都是上海市民，市政府為市民服務，接受市民意見。」當經市府總務科主任接見，答應考慮後定九日下午答覆。

# 中央印製廠的工潮

小翁

中央印製廠上海分廠是專印中央銀行法幣的一個印刷機關，他的範圍很大，共計有四個分廠，設在上海西區。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該廠工友爲了廠方拒絕他們改善待遇的要求，而發生怠工，直到今天，還沒有合理解決。

這廠的歷史，還尚在敵偽的中央儲備銀行時期。最先是專成印刷公司，專印中儲券，後來改組擴大，改名爲中央儲備銀行印刷所。那時對於工人的待遇，比較好。除一日供給三餐外，工資完全依照僑中央儲備銀行職員津貼之計算方式計算，所以在那個時期，他們確實是上海待遇較優良的工人。自從勝利後由中央印製廠接收，改爲上海分廠，繼續印刷紙幣。但是工人的待遇，大非昔比了。現在廠方對於工人工資計算的方法是這樣的：底薪加一百二十倍，再加津貼及特別技術津貼，說來可憐，一個最低級工人的底薪祇有十五元，而一種津貼的總數，不過是萬餘元罷了。這樣一個最低級工人每月的收入，總計不滿二萬元，並且把敵偽時期所定的供給膳宿，也取消了，在這種惡劣刻薄的待遇下，一個工人叫他怎樣維持自己生活呢？家庭的生活更

談不上了

爲了工資過低，因此工人數度的向廠方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但是結果廠方總以「國營」推諉。這怎樣說呢？難道是爲了工廠是國營，工人們應當餓了肚子工作嗎？終算廠方聲明，隨着物價的上漲，增加了他們的津貼。從一萬餘元，逐漸增加，到最近二月份）加到了五萬元、六萬元及六萬五千元三級，而這級的津貼，是依照底薪的大小而加的，大概底薪超出一百元的，津貼可以拿到六萬五千元，不到一百元的，津貼是二萬元。而底薪最少的，津貼却最少，祇有五萬元。這樣，在二月份中一個最低級工人的工資，總計不滿五萬二千元。那末試問可以維持他本人的一月的開支嗎？所以在這種工資收入不夠支出的情況之下，他們不得不再向廠方提出要求。事情出於他們意料之外，廠方在本月廿三日上午公佈了試行改善待遇的方法，增加了一項「獎勵金」，但是却把以前所有的技術津貼減去了。而這種所謂「獎勵金」，是依照工作效率的大小而定，如果廠方認爲你工作效率良好，那末獎勵全提高，工資可以稍爲增加一些，如果被認爲工作效率

率稍次的，那末工資反而要減少。這方法公佈之後，全體工友大爲不滿，於是在這天的下午，一部份的工友，在外灘公園召開了一個會議，結果決定向廠方提出五項要求：一、三月份起依照市政府公佈的生活指數計算；二、要求廠方公佈廠規，以便遵守；三、同樣職位，同樣技能，須同等工資；四、在工資未調整前，各員工暫借拾萬元，待工資調整後，按月於工資中扣除歸還；五、要求廠方書而保證員工及代表之職業保障。但是，廠方的答覆說，因爲本廠是國營的，所以員工均依公務人員的待遇計算，如果要實行，依照生活指數計算工資的話，那末，必須重新調整底薪，換句話說，就是減低底薪，因爲你們的底薪太大。工人的要求遭到拒絕之下，因此，一致的決定在三月二十五日的上午，廠中工作鈴響時，實行三廠同時怠工（因爲一廠早已停工）堅持着五項最低的要求，非得到廠方滿意答覆後，決不復工。

糾察隊和組長維持着秩序，全體工友在合理守法的原則下，在工作地點進廠，坐着並不工作，等待着這次工潮的合理解決。

三月二十九日，該廠循例放假，次日徐家匯三廠工友，於早晨九時工作時間前都紛紛進廠，仍舊不工作。可是，這天却出於他們意料之外；當他們進廠的時候，廠中各處，早有武裝的警士，在戒備着。爲了避免衝突及危險起見，他們都回了出來，紛紛的到福州路電車站集合，大約在十時左右，他們都搭車到社會局去請願。

不幸的事，也在這時發生了，當他們集合在車站時，被不知什麼地方派來的軍警，捕去了幾個代表。天哪！蔣主席四項諾言，已宣佈了多時，爲什麼人民還不能自由，而工人所擁護的代表，要被非法逮捕呢？

請願的結果，承社會局的公正處理，終算代表廠方允許了工人所提出要求中的二條：一條是命令廠方對於工資，依據社會局發表的當月生活指數計算。另一條是命令廠方即速公佈廠規。事情才算有一些成績，十二時後，他們才離開社會局步行回廠集合地，各自分散。

當日工人代表又有十幾人被當局無理拘捕了。同時廠方又宣

當日工人代表又有十幾人被當局無理拘捕了。同時廠方又宣

當日工人代表又有十幾人被當局無理拘捕了。同時廠方又宣

當日工人代表又有十幾人被當局無理拘捕了。同時廠方又宣



他們除工人一百二十五名，他們為什麼要被開除，廠方並未說明理由。但是主要的理由，因為廠方認為他們是發動工潮的「搗亂份子」。

為了代表被捕，無理的被廠方開除大批工友，使全體工友憤怒異常，因此第三廠工友，發起絕食，以示抗議，在四月一日上午照例工作時間進廠後，直到二日下午，他們始終沒有進過食。並且他們又提出了二項要求：一、立即釋放被捕代表；二、允許被廠方開除之一百二十五名工友，即復職。廠方沒有答應；却在這天下午三點多的時候，突有警察大隊一百多名降臨了廠，他們衝進四版部中，強迫工友離廠，當時，因為工友們不願離廠，他們就遭到一陣痛打。

事後，社會局、警察局、和港督備司令部，召集了勞方代表，進行片面的調解。這天，廠方並沒有派代表參加。調解的結果，當局答允釋放代表，但與勞方即日復工。工友們為了避此事態擴大，就答應了復工。但工人們為了絕食的緣故，身體大受影響，為了要恢復精神起見，在當局的同意下，廠方公佈放假三天，直到五日，才正式復工。

被捕的代表，也在五日晚間釋放了，這是多麼興奮的事！工友們都含着熱淚，歡迎着代表的回來。當代表抵達寓所時，工友們的掌聲如雷，並且舉起了手，高喊着代表萬歲。有的甚至把代表攙起，高聲呼唱，並且帶着激憤的心，向代表

們致敬且慰問，同時還懇請他們詳細的報告被捕中的一切。

工潮已經解決了，工友們仍安心的繼續工作，為國家生產。

但是，被開除的一百二十五名工友，和已釋放的被捕代表仍被開

### 代表拋棄了我們

呂玉

我是英商B B絨線廠的老工人，自民國五年英商人到上海來創辦起就進去了。工頭陳小毛，是老怡和紗廠王先先生介紹來的，工人的進出歸他一把抓，到B B廠里做個把小工也得拿出三担米錢作爲手續費，就是王先生的兒子也化了三担米錢以上的代價，才進去當了個職員。還有陳的大哥陳信海，介紹一個朋友來做工也要三担米錢。大陳對小陳說：「我介紹也要鈔票嗎？」小陳說：「我只認得鈔票別的都認不得。」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絨線廠被鬼子奪去，英國人都被關進了集中營。我們全體工人也都不願工作，我就離廠回鄉，但陳小毛所常在廠裏做他的工頭，欺騙敵人。

現在抗戰勝利了，蔣主席對全國同胞廣播：「全國的職員們，工人們！在抗戰時不顧和敵僑合作的人，在復員時有優先使用的權利。」我在鄉下聽到這個好消息，非常快活，就帶了妻子兒女到上海來準備復工了；我們先集合了老工友們組織了一個B B老工人工會，派代表到廠方請求復工，結果由社會局

除在廠外，尚未恢復工作，雖然在職工友們數度的向廠方請求，但廠方完全不允許。而且工期間的工資，廠方完全扣除。現在勞方正繼續交涉中，據說廠方已有收回開除成命的表示。

調解，每人發法幣壹萬元，作爲暫維生活之用。並說：「等原料來源，決定先雇用老工人。」可是從和平到現在已經有七個月了，壹萬元的生活費可以維持幾天呢？從那間帶出來的錢和衣服都吃光當光了，到工會去問問爲何不復工，徐代表回答說：「原料沒有來，沒有法子。」一次、二次、三次，還是沒有辦法。工人是相信工會的，工會是替工人謀福利的，所以時常去探問代表。

前天我到同事家去探聽消息，經過了B B絨線廠門口，剛巧十二點鐘，看見很多的老同事從廠里出來，看樣子像已復工了，我便上去問同事幾時復工的？他很忙的回答我一聲：「是代表叫我來做的。」就跑了。我因為要到同事家去，所以也不多問，我很氣悶，爲何添人不抽籤？也不貼通告？工會在做什么什麼事呢？一路走，一路想，不知不覺已到了朋友的家裏。他在看書，我開頭就問：「絨線廠已經復工，你還沒有復工嗎？」他說：「我你永遠沒有復工的希望了！」我楞了楞又問：「這是什麼意思？我

仍有工會，出了登記和照片費三百元，維持費壹千元，不是一樣有復工嗎？從前派工人是小陳有權，現在派工人由工會作主，爲什麼沒有復工的希望呢？他就頓洋洋的回答：「你還不知道嗎？代表拿我們的血汗壹百多萬，每人一千叁百元，東也請客，西也請客，連小陳夫婦都被請過了，代表和小陳已經合作，把工人早丟掉了。同太平洋戰爭前一樣了。」我不禁愕然。他繼續說：「忠心不吃私的代表已被逐了，現在只有二個遠在，一個是徐中積，一個是任大毛。他們保證復工，你可以去接頭。」我聽了起來：「老兄！我和你同病相憐，拿八千七百元的維持費，家里帶出來吃東西和錢都弄光了，每三個月工費都付不來，那裏有三担米錢去復工？我們二人到別處廠家找工作罷了！然而他回答：「各業各業都有工會，都有失業工友，不必空想罷了。」唉！天呀！從前沒有工會，我們工人可以出頭了，然而那裏知道還是這模樣呢？爲什麼我們B B老工會會這模樣呢？我們工人利益呢？居心何在？把工人福利事情忘記了，麵粉事情不要談起，棺材裏伸出手來，專收海金工作。自民國五年至卅五年爲止，陳小毛樓房造好，我們工人頭上刮下來。這些紗票都是我們小頭上刮下來的！編織先

是沒有多的知識的，從前不大敢聽，現在肚內已有五年了，現在抗地，把腳裏的積悶發洩出來，文字是不通的，請你改正。

# 職工運動大事記

(自四月一日至四月廿日止)

## 上海

●中央印製廠第一三四廠意工風潮發生以來，情形很惡劣，四月一日早晨，各廠工人一千五百多人被廠方帶入廠復工，但工人們以為廠方不履社會局調解條款，且仍逮捕工人，四廠工人齊集社會局請願，也被武裝軍警驅散，傍晚又去請願，要求公正調解，勿鞭打逮捕，仍沒有用。所以大家沒法可想，只好實行絕食，表示最後的抗議，並請當局予以公正調解，社會人士予以正義援助，但是廠方對於這種行動，毫不動情，到晚上工人也不出廠；第二天廠方又用高壓脅迫工人繼續工作，到十二點鐘，有工人上文江等九人，因體力不支昏倒，不省人事，當即送到同仁醫院診治。中午，廠方以工人絕食，有礙工作，再度強迫工人吃飯，但為工人拒絕。下午二時警備部及警察局派大批軍警去彈壓，用皮鞭槍把威脅復工，但工人們已一天半沒吃些東西，也沒有氣力再與爭辯，都躺在機房，聽憑處置，軍警見此也沒法，只有用好言勸導

，允許釋放被捕代表，並准將開除的一百廿五人復工，工人們才聽從勸告，陸續出廠。各廠已在五日復工了，又該廠自意工期間，曾有六六公用事業及其他產業十餘工會去慰問，並發全體發表宣言，以抗議當局處置失當。

●軍政部特約的上海四十家軍服製造廠的縫機工人，因要求工資，已在三月二十六日起陸續發生怠工，二十九日軍政部特派員等召集各方，予以「勸導」，但當晚和第二天早晨忽有好多家軍服廠被搗毀，損失縫衣機近千部，事態愈嚴重，現正在商謀辦法中。

●浴室業工潮自安樂池等十餘家自動停業後，情形更加惡化，一日社會局召集勞資雙方調解，同意於二日先行復工，五日再談調整工資問題，但據資方認為職工方面的條件太苛刻，資方沒法接受。

●三區機器業三百多家工潮已維持多日，一部份四五十家因勞資個別談妥，已先行復工，其他因資方公會堅持須照經濟部所管各廠同樣待遇，所以一日工人代表到社會局請願，當局隔日再談。

●絲綢業工潮自三十一日復工後，勞資雙方對於社會局決定調解，甚有意見，所以糾紛仍沒解決，二日有永隆綢廠工人到大路路發行所借薪，發生衝突，被資方電報警備司令部，捉去了二十人。華勝綢廠的男女職工五十多人也要求改善待遇，發生勞資糾紛；平涼路美新綢廠工人，也因為資方違反社會局決定拒絕工人復工，並且停止供給飯食，工人向資方請願，要求暫借二萬五千元，還都沒結果，所以在四日上午開始絕食，到五日晚上，工人們仍一點不吃東西，該區工會曾帶大批麵包去慰問絕食工人，仍拒絕進食，說：「資方不答應我們條件，我們餓到死，絕不妥協。」但資方堅決不答應，還說：「你們絕食吧！死了我買棺材！」四日各區工人一萬多人會齊集外灘公園，結隊遊行，到市政府和社會局請願，要求從速調整待遇，解決工潮。六日各區工會派代表轉呈向上海市臨時參議會控訴。

●酒菜業膳幫工潮，社會局原定一日調解，但到時資方竟避不出席，五日再經談判，本已獲協議，決定：小販八七折，外賣九五折，外股依原有六折，月薪四千，特應生二千，毛巾肥皂勞資各半負擔，其他膳幫由資方負擔，餐費費資

方供給，無故不得開除職工等項，不料工人於六日工作時，資方又自動停業，說社會局調解不公，將向市政府仲裁官請求另行仲裁，所以工潮又陷於僵局了。

●酒菜業工會，和旅前業南京大上海等分會，三日在天蟾舞台，皇后大戲院舉行成立大會，各機關都有代表出席。

●本木業工潮二萬多人，二日在膠州路大衆噴氣館公祭為爭取消理要求，被保衛團非法打死的工友周阿根，朱全福兩人，後又舉行大出喪，送靈柩回浦東原籍；並且為要求嚴懲兇手，全市水木業在四月三日停業一天，表示抗議。

●新光內衣廠等工人為要求調整待遇，一日在社會局調解，已議定增回每打底薪二元六角，二日起已復工。

●手帕業工人五百多人，因工潮僵持，一日結羣向社會局請願，要求每碼工資二角七分為基數。社會局已答應調解。

●中華書局工潮還沒解決，一日職工會派代表向市參議會陳述文化從業人員的慘淡生活，請請同情援助。

●英商路透社，美商合家社，聯合社等華籍職工因資方推遲前日議定的底薪，一日向社會局呈請調

解。

解，當日下午各社或沒有稿件送出。實方堅持只肯五萬八千元，所以遲遲解決，社會局已定九日再召集雙方調解。合衆聯合二社打電報到總社請示，說：「員工如再加薪，其所得將超過上海市長。」(?)

●本市人力車夫五萬多人，因運來車租突然漲數倍，致不能負擔，三日晨起全體罷工，以促請當局注意，謀合理解決。他們並有二三千人的小組巡邏各大馬路，動阻個別沒有參加的車輛，否則就將車胎氣塞拔去或將坐墊攪爛污泥中去。巡邏的手拿紙照，上面寫着告同胞書，說明生活的痛苦。罷工時勞資雙方發生衝突，有車夫二十多被捉到警察局去，當日下午勞方代表人力車夫工會總幹事張連德，車商代表人力車同業公會理事柏振綱和調解人社會局組織科長曹德模三面協商，並擬在場多數車夫同意，決定以車租一千四百元為先行復工條件，但四日仍繼續罷工一天，車夫二百多人到社會局請願，當日社會局召集雙方調解，獲初步協議三項：一、勞資雙方同意，立即復工，二、關於車租，在社會局調解確定前，暫定一千二百元，一俟車租確定後，多退少補，三、車租問題，三日內解決，請願的車夫們隨後，都表示滿意，五日起已復工，社會局並召集雙方討論車租問題，現悉討論結果，已決定車租為一千八百元和一千九百元兩等，另外每車每日附收互助費九十元。

●江南造船廠四日突然無故開

除工人六百人，被開除的工人，因生活無着，五日曾集隊遊行到社會局請願，後因該廠屬軍政機關，社會局沒權干涉，拒絕受理，所以就向市府請願，經市府允許他們調解後才散去。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所屬紡織印染廠二十多單位職工二萬多人，因待遇比民營的低達一倍，月初要求改善，沒有得到公司答覆，六日起全體向公司總請假三天半，公司當局已約職員在八日上午商談。

●滬西美光火柴廠男女工人四百多，為要求調修正工資，三十日起怠工，五日曾到社會局請願，社會局已接受，答應給他們調解。

●胡慶餘堂同慶號丸藥房職工待遇向依製藥多少給薪的，這次曾要求改善待遇，沒有得到資方答覆，六日晨向社會局請求調解，要求和店內其他職工同樣待遇。

●本市西式木器業工人二千多人，月前曾發生工潮，當經社會局調解決定每日工資三千至三千五百元，現在要求增加到五千元，工作八小時，僱用期內無故解約者須付解僱金三個月等，四日起又局部怠工，社會局調解沒結果，工潮將擴大。

●上海電信局職工會接得部令，說該局係國營事業，在立法院沒有頒佈勞工法以前，不能組織工會。

●本月三日下午，楊樹浦申新六廠忽有口稱解散該廠工會的暴徒二十多人，手拿木棍鐵尺等武器，

由張長林，曹志昌等率領，衝入廠內，強迫工人代表蔡惠君離開工廠，並毆打男女工友，當時有女工三人受傷，男工姚炳川受重傷，並且還將細紗間粗紗間都搗毀，全體工人看了都很憤怒，向廠方提出要求：(一)廠方應承認工會和代表等的合法地位，(二)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三)立即開除主使人員，及激查暴徒搗亂真相。

●絲綢業各廠四日起又怠工。

●二日晨南市大達碼頭會發生兩幫工人大格鬥的不幸事件，起因大家互爭地盤，原來這碼頭的工頭張長松，是碼頭服務社所派遣的，但有另一幫碼頭工人，首腦為張金鼎，說也奉碼頭服務社派遣，想去接收這碼頭，沒有接成，這次就約集碼頭工人二百多，都帶扁担木棍作武器，準備用武力接收，老工頭手下的碼頭工人都起而拒絕，以致雙方在大達碼頭勞動的市場上發生大格鬥，並且還有沒佩符號的軍人三十人，手拿鋼棍多架牽連在內，雙方混鬥多時，都有受傷，警察分局得訊會去彈壓，結果受傷的十八人，重傷的多人送入醫院療治，滋事工人和軍士七人都背加扣押，由有關機關審理。

●本市四千多報販工人，籌備組織工會已好幾月，因名稱問題，沒有成立，現經五十多個發起人的決定，恢復戰前派報業工會，並推出籌備委員會，經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四月五日起開始登記，凡派送新聞紙類及文化刊物的，都可以入

會，內部組織分區編組工會，會址暫借漢口路黃錦里七號派報業中區辦事處，並已向社會局申請備案。

●內地民營工廠來滬的失業工人，由救濟分署給資遣送回鄉的已有九百人，還有四百五十人在等候車船還鄉。

●第三區毛紡織染業工會，在安遠路四四九號該會舉辦失業工人登記。

●西餐咖啡舞廳業職工會七日成立，定九日晨開第一次理監聯席會議。

●印刷業業餘聯誼社於七日下午在波路四明公所舉行復員成立大會，到有一百多單位工人代表，修正並通過章程之後，選舉毛人為秘書長等十二人為理事。

●美國二十六州煤礦工人四十萬人於一日上午五時起開始罷工，聯合礦工會主席路易士堅決拒絕考慮新給條件，他說要讓主先解決他們所提出的改良工人衛生和安全條件及成立工人福利基金等兩項要求。這次罷工發生，勢將影響鋼鐵生產，而且目前剛在重新開始的汽車，曳引車等製造業也將停頓。

●美國底特律城公共汽車和火車員工五千二百人要求增加工資，談判失敗，一日上午四時起罷工。

●波蘭職工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一擁護民主政府的決議案，他們表示，如政府不能創立一包含六黨的選舉集團，則職工會將支持並加入其餘民主黨派的集團。

外國

### 中國工會成立大會小記

李民

接連上好幾天的陰雨，但巧巧在三月三十一日的那一天放晴了，這不才忘記的一天，正是我們嶺中煙廠工會台開成立大會的日子，這正象徵着我們嶺中煙廠前途的廣闊。

我們的會場是取座於荊州路工部局小學的禮堂，這個禮堂很大，剛好容納我們十多人。

一早，各負責人紛紛到場安插和佈置，大家回想住過去六個月中所遭文敵惡浪的襲擊，而今天終於能在此工會成立起來，內心的愉快是無可形容的了，這種发自内心的喜悅，在每個工友臉上都看得到。

到場的來賓、代表和會友逐漸多起來，幸而事先我們佈置和預備的很周到，真減少了不少紊亂。在來賓中，我們嶺中三廠的吳翰人班「太兄」(譯音)及魏士清先生也蒞臨了，同時來的有印刷部的大班「浦郎」和許先生，和魏士清先生同級職員，這許多貴賓的到來，更給我們添上了許多興奮和愉快，因為這是今後勞資合作的光榮！

電鐘時針已指在十一時了，各機關長日及代表均已到齊，會場的空氣嚴肅而緊張，我們嶺中煙廠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盛大的集會！大會開始，會場上頓時靜靜的，顯得由自己心房的跳動，這時，鋼琴奏起了一首天日滿地社一樂譜，作爲大會的前奏曲。樂譜奏完後，各機關長官相繼致詞，最後主席團決定，在今天的大會上，無須如何委請我們嶺中三廠大班「太兄」先生講話，當這事在「太兄」上宣佈出來時，全場的人都熱烈地拍掌歡迎，工友們的痛苦，在這時已淡忘得一乾二淨了，大批所說的話很誠懇，很富實，實作起來。工友們以熱烈的掌聲，接受了他的真貴意見。

會議順利的進行到推選理事了，各分會的負責人孔着就選舉和選入名單，等全體選舉完畢後，請入席用餐。

午後二點多鐘，就且佈開宗，市黨部代表包先生說：「新的工會負責人將在你們面前出現了。」

全場的人都站起了頭，等待着新的領導工人的負責人的出現。終於，經過合理的合法手續，全體理事出現現在台前了，場上的掌聲是多麼響亮啊！雖然是有二個理事事當面要推辭，但終於被代表們熱烈的要求和誠懇的言語所挽留了。

餘下的節目是會後聚餐，三個分會則劃撥負責人，大家抽籤以定先後，結果，花旗烟廠第一場，劇名「在鐵蹄下呻吟」，印刷部第二場，劇名「佳稿大成」，嶺中三廠第三場，劇名「勞工的慰問」，直到晚上八時許方始散席而散。

會後我聽到不少工友們的感受，總括一句話：「我們勞工的痛苦，是能夠看本身團結的時間逐漸減少。」有許多老年的工友，看到了大班「太兄」先生在台上說話時

### 團結才有保障 (中X廠通訊)

申工

四月二日下午七時，職員小陳先生與工友陳X X 發生了一些口角，原因是小陳說：「女工有事或生病必需請假，就是有一天亦須請假，否則是不合法的。」並且還說：「不請假停工，有兩層可能。」當時陳X X 與小陳講理，不料小陳因個意成忿，就引起同官動武，結果由工友們勸解，雙方一個道歉了事。那知相隔片刻，廠內人事科包某和社曾部駐廠辦事員高某表面幫助工友說話，出面調解，全體工友認爲可以接受，誰知他們二人的調解是不負責任的。就在這個時候，包某給了自由車向外駛去，工友們也不疑有他，不多時包某回來了，就和周某某一同到了車間，假意說調停，把陳工友哄騙出去，到了外面，又見到另外有一個人，那人自稱是包探，他就問陳：「陳X X ！你是兇手嗎？」陳反問：「什麼兇手？」包探再問：「是你打倒班先生嗎？」陳工友說：「沒有打他。」包探說：「你還是向陳先生道歉了事，來得便宜。」陳工友說：「憑什麼理由向他道歉？我是不答應的。」包探說：「到局裏去。」陳工友說：「去也沒有道理。」陳工友止在裏被拉去的富兒，車間裏工

他們禁不在這下眼淚來了，因爲他們看到工人自己堅強的團結和合作的真誠，終於召了責方。

工友們本來不願意鬧事的，還是那個人事科姓包的說：「你們工友都跑了出去，車還是關了吧。」於是車全部關下來，就實行怠工。

第二天(即三日上午)勞資雙方通電話請區工會出面調解，於是工會負責人余先生來調解了。此次余先生費了很大精神，終於把這事在三日下午六時圓滿解決，其中經過很多的波折，結果在勞資雙方及調解人等三方面協議之下，簽訂和議書，並由三方面共同負責保證雙方安全，此事可算完全解決了。

從這件事情看來，我們明白了祇有團結，工人的自由權利才有保障！

(逢星期五出版)  
編輯：生活知識月刊社  
發行人：陸 以 文  
馬富路一七七號  
版：大江出版公司  
電話八一八〇四號  
(本期售價幣三百元)